



周恩来故居门前的文渠



王汝祥在周恩来故居栽种樱花

聊起家乡和亲人，周恩来眼睛湿润了



少年周恩来常去玩耍的古镇河下

1958年7月27日晚上，也就是距离王汝祥和周总理第一次见面四天之后，总理的机要秘书孙岳又来找王汝祥，再次把他接到西花厅。月儿如一柄木梳斜挂在西天，向大地洒着淡淡的银晖，一进入后院，王汝祥就看到周恩来已等候在办公室门口。那是他和总理的第二次见面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整理
据《故乡情——王汝祥与周恩来家族交往纪实》

总理说“招待不周”

“吃饭了吗？”周恩来迎上前，边打招呼边跟王汝祥握手，拉着他一同步入客厅。桌上放着切好的西瓜，王汝祥像是没看见，掏出小本本准备汇报。

“不急，吃几片西瓜，凉快凉快。”周恩来说着，给王汝祥递上一块。

接下来，王汝祥逐一汇报了五个问题：全县党团员情况；反右镇反情况；高级农业社分配情况；全县三级干部（生产队、大队、乡）跃进大会及其贯彻情况；文教情况。

汇报时，周恩来一直在专注地听，秘书孙岳一旁做着记录，周恩来也不时地用铅笔记下一些数字等要点。汇报结束，他未就汇报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发表看法、作出指示。只见他合上手中的记事簿，望着王汝祥说：“老王，你这次来，我招待不周，只让你吃了便饭，你一定要嘱咐我这个老乡太客气了吧？”

“不，总理，我吃得很好。”王汝祥忙说。

“淮安人好客，我想你们在下面招待客人肯定很丰盛。”周恩来说，“可是，别看我是个总理，也不自由啊，国务院有待客标准，文件是我签发的，我自然就不能例外了。”

王汝祥听明白了，总理律己之严，率先垂范，不言自明，他心中既感慨又佩服。

重提反对重修老宅一事

接着，周恩来话锋一转：“听说你要重建驸马巷我老家的房子，这不行。”周恩来一脸严肃，“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嘛，总理焉能特殊？”

周恩来提出故居一事，已在王汝祥预料之中，上个月周恩来为此事专门给他和淮安县委写了信，他深知总理把这事看得很重，估计这次他来北京，总理一定会旧话重提。四天前接见他时没说，此刻儿说了，他得把县委的考虑如实汇报，说道：“总理，您故居的房子不是重建，是修理。我不止一次去看过，由于年久失修，有的地方都快倒塌了，我们只是把它扶扶正，固定一下。”王汝祥解释道：“再说，尔萃参军了，地方上要拥军优属，为军人家属修缮房屋，也是地方政府应该做的。”

“既然我那房子要倒了，就把它拆掉，没必要再修。”周恩来不为所动，仍很严肃地说，“你们对城里地主的房子是怎么处理的？我家那房子，我看可以没收。”

“没收？”这是王汝祥没想到的，他感到

十分吃惊，也很为难，问题是人们出于对总理的崇敬，常有人去参观，从中接受教育，假如没收了，又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待？但是总理发话了，又不好违背，而“参观”一事更不能说了，一说，总理肯定不高兴，只有更坚定他拆房的决心。

王汝祥想了想，只好见招出招，他笑了笑说：“总理，淮城没搞土改，您家又不是地主，怎么好没收？这样做，县委不是要犯政策性错误？”

周恩来知道自己的说法站不住脚了，遂仰面发出他那魅力十足的大笑：“老王，我说不过你，不谈没收，不谈没收，可这事你们一定要处理好，上个月，我给你和县委的信就此事已说得很清楚，请你们照着办。”

“会的，会的。”王汝祥如释重负地说道，“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。”

回忆童年时光和八婶对他的恩情

入夜后的中南海静悄悄的，偶尔，红墙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，可谁也没在意，客厅里的交谈仍在延续。

“我家门口的照壁还在吗？文渠没有堵塞吧？”

“照壁在。”王汝祥接过话：“文渠照流哩！”

这里提到的照壁又叫影壁，是周恩来故居大门口的一堵墙，高约两丈，宽约三丈，顶部有瓦当檐口，砖砌，正中迎门处镌刻有“福”字，起拱卫屋宇的作用，一般官宦大户人家才有。而文渠，则是周家门口几十米外的一条河流，源于淮安城西大运河，环绕全城，长达数里，是淮城给排水的主要渠道，历史久远。

一提到文渠，回忆把周恩来拉回到那遥远的少年时代。他说：“小时候，我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们常常到文渠里划船、游泳，水可清了，不时可见鱼儿穿梭而过。大人们怕出事，把小船都锁起来。一次，和尚，也就是我二弟，用一根铁丝，三下两下拨弄拨弄，居然把锁打开了，我们背着大人偷偷地解缆划船远游。那正是午前，文渠涨水，小船顺流直下，很快出了北水关，穿夹城，直到河下镇状元楼桥下码头，系好船，上岸听人说书讲故事，又逛了竹巷、绳巷等几条小街，玩得很开心，把时辰都忘了，见太阳西沉，这才慌了，忙解缆登岸，谁知上游关闸，河床水位陡减，回程时，水浅逆流，小船行进很难……”

周恩来负疚地叹了口气。“而家里，八

婶到中午不见我与二弟回家，就四处寻找，几家亲戚，表舅龚家，奶妈蒋家都跑了，凡我们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，不见人影，八婶又急又慌，便与亲戚、邻居一道，借了大锣，满街敲，边敲边吆喝着，到处找，还是没有，最后八婶只好守在门口码头等啊，盼啊，直到太阳落山，才见到小船的影子。她急忙跑步迎了上来，一双小脚多有不便，不意身子晃动了一下，差点跌倒，我见到这情景，很害怕，心想这回免不了要挨惩罚了。可八婶半句也没责怪，上前一把将我和二弟紧紧搂住，眼泪刷刷往下淌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，我忍不住也哭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周恩来眼睛已湿润了。

“八婶对我真好……她老人家对我是有恩的。”周恩来沉浸在回忆之中，面对眼前的王汝祥，仿佛在跟家人聊天叙旧，话愈说愈多。

“解放后，我把老人家接到北京，让我跟我一起过，可是两次时间都不长，在这块不习惯，总念着驸马巷的家……后来，她一病不起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周恩来拍了拍王汝祥的手，“老王，我八婶，从生活、治病到丧葬，都亏了你啊，生前，她对我说过‘王县长是老好人，承他多多关照，还帮助解决家庭矛盾。没他，我早死了’……”

总理惦记着老家的奶妈蒋江氏

周恩来接着说：“啊，老王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奶妈蒋江氏不知是否健在？她家住在淮城南门大街小鱼市口施家巷，她的丈夫是裁缝，做做轿夫，有一儿一女，也不知如今怎样。”

周恩来不等王汝祥作答，接着说：“蒋妈妈，也是我的妈，是她的乳汁养育了我，从小她带着我在我们家宅院的空地上栽瓜种菜，就从自家那口井里提水浇灌，那口井还在吗？淮安地下水水位高，吊桶上只要系上庾把长的绳子，就能把水打上来了。记得春天一到，院内的观音柳开芽眼儿了，我们就扛着四齿耙，拎着水桶到后院去种南瓜、向日葵、小青菜……蒋妈妈还带我到东岳庙进香，只是我不喜欢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萨，我还到过蒋妈妈家，跟她的儿子女儿一块玩。”

一说到蒋妈妈，周恩来的话变稠了：“六岁那年，我们举家搬到清江浦外婆家，原本已不需要奶妈了，临走时，给蒋妈妈留下了两张椅子，一张八仙桌，还有一些旧衣裳，算作贴补吧。可是蒋妈妈舍不得我，也

离不开这个家，跟着我们也到了清江浦，跟我们生活在一块，后因家道衰落，九岁我与两个弟弟回到淮安，让蒋妈妈回家去了，我也不舍，没办法。但此后她仍不时来看望我们，十二岁我离家去东北，蒋妈妈知道后，前来送行，她眼泪直流、痛苦万分，我也落泪了……”

刻骨铭心的记忆让周恩来难以自抑，说至此，他一声叹息，“后来，我从东北跟随四伯父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，未料大字不识一个的蒋妈妈竟然借了高利贷作盘缠，舟车劳顿、吃尽辛苦来看我，见了面，我真是百感交集，跟她抱头痛哭……四伯父、伯母和我留她住了五天，这才买了船票送她返归……善良、勤劳、忠厚，蒋妈妈，我是终身难忘啦，老王，你回去后，务必要代我去她家看看，拜托！”

总理破例收来自家乡的礼物

“最后有件事我想说一下，老王，你这趟带来了家乡的消息，我很高兴。只是你还带来茶馓、藕粉、莲子，这让我很不好办……”

“总理，这些东西是家乡的土特产，让你尝尝，都不值钱。”王汝祥忙解释。

“可是国务院早有规定，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礼品，文件是我签字的，我更不能违背。”

“这……”王汝祥着急得搓着手。周恩来见王汝祥面有难色，颇为尴尬，遂笑道：“这回我就收下，‘知法犯法’，噢，请你回去转告县里，下不为例！”

“行，行，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办！”

交谈已进入尾声，周恩来站起身来。王汝祥随周恩来出了客厅，来到院子里，月色很淡，四周寂静，周恩来走了几步说：“没风了，天还是很热。老王，你不习惯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王汝祥说。

“再见了。”周恩来说着伸出手与王汝祥握别。

王汝祥跟着孙岳走出西花厅。中南海，中国的心脏，在这里两次深谈，约摸有七个多钟头，总理是自己的乡亲，又是一位伟人，能有这么长时间在他身边，听他教诲，这在自己的生命中是非常难得的一次经历，王汝祥感到无上的荣光，倍受鼓舞。

回到招待所，司机从轿车后备箱取出一个包袱塞给他，到房间打开一看，是几段印度绸，周恩来的回礼，若论其价值，远超于家乡的土特产了，这让他心头一阵发热。